



皇明傳信錄卷之一

其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初
皇祖妣淳皇后夢神饋藥如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
異香襲體遂娠焉及誕之夕有光燭天長遊定遠
道中遇疾有紫衣兩人與之同寢食病愈莫知所
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群童稱迎乘輿叱之不見渡
軍采石上有雲氣如龍文貫牛渚磯親征婺州有
五色雲蓋覆車上年二十五率師三十二為吳國
公三十九為吳王四十一即

皇帝位在位三十一年歲戊寅崩于西宮壽七十一
其

太祖嘗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戶外履
聲索索問此為誰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是尔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頓首汗流
浹背盖危嘗仕元朝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
之耳

其

太祖在滁陽王甥館時嘗為其牧鵝一日戲以青白

二旗豎于左右命群鵝曰青者立于青旗之下白
者立于白旗之下違者死群鵝皆如命惟一花鵝
不知所從奔走往來青白群鵝之間

太祖殺而食之

其洪武間凡三司府衛州縣所進表箋皆令教官
為之當時以聲音字樣可疑而被誅者甚多浙江
台州府學教授林原亮為海門衛撰增官吏俸級
謝表內用作則垂憲一句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
寧為都司撰聖節賀表內用垂子孫而作則一句
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景為按察司撰聖節賀表

用儀則天下一句誅桂林府訓導蔣質為布按二
司作正旦賀表內用建中作則一句誅常德府學
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表箋於箋文內用睿性
生知一句誅登州府寧海州文登縣學教諭吳達
為本州撰冬至箋文內用天性生知一句誅廣西
潯州府學教授張翰為本府撰聖節賀表內用睿
性生知一句誅常德府澧州學學正孟清為本府
撰聖節賀表內用聖德在秋一句誅澧州慈利縣
教諭趙用彬為九溪衛撰聖節賀表內用令肅金
清一句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撰聖節賀表
內用壽域在秋一句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
府撰欽賜馬足謝表內用遙瞻黃扉一句誅祥符
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撰正旦表內用取法象魏
一句誅鳳陽府亳縣學訓導林雲撰賜宴謝表內
用二君父以頒爵祿一句誅尉氏縣學教諭許玄
為本府撰聖節賀表內用雷震天下一句誅瀋洮
府秋道縣學訓導吳瑞為本府撰冬至賀表內用
雷致千秋之祝一句誅德安府儒學訓導 為
本府撰賀冊立表內用永紹億年一句誅福州府
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司撰賀聖節表內用體乾

法坤一句又為福州中衛撰謝賜公服表內用藻
飭太平一句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撰賀冊立表
內用永紹億年一句誅又有以用天下有道望拜
青門之句而被誅者以今觀之以用為則作則儀
則等字而被誅者以則字與賊字音相似也以用
生知等字被誅者以生字與僧字音相似也以用
法坤字而被誅者以其音與髮髡相似也以用藻
飭太平字而被誅者以其音與早失相失又似粧
飭太平的意思也其餘為字有所犯而誅之則未
知

聖意之所在或者其以秋為肅殺之時雷為司擊之
物黃扉之扉字音與非同億年之億字音與一同
有道之道字音與盜同取法象魏謂去髮則類鬼
而二君父以班爵祿與望拜青門為其語太重而
無父子尊卑之別故耶然凡為人臣子受君父之
爵祿以榮其身以顯其親以飽煖其妻子苟有人
心者弗能報稱萬一已足慚恨矧譏議君父耶意
者諸臣之在當時不學無術忘識忌諱遂用此等
字樣遂取殺身亡家之禍蓋皆出於不幸而致是
耳不然則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尚足惜乎其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

馬太后常濟之以寬仁馬洪武 年

太后病劇而不宜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廖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大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太祖曰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之耳

太后終不服藥而崩大夫者世稱鑿人為大夫又謂之郎中云

其

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同盟渡江既至采石國勝欲就舟中設宴邀

太祖因而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來告

太祖推病不赴後數日亦設宴以邀國勝既就席即命壯士縛而投諸江部下廖永安俞通海遂舉眾

降

其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業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日虧了

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其

太祖初年嘗養保兒周舍道舍柴舍馬兒金剛奴也先買馱真童潑兒等為義子後俱令歸宗

太祖親征婺州時有民進一女子年二十許能作詩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也命誅之

其

高廟仲姊曹國長公主尚隴西恭獻王李貞貞本漁戶貧甚公主薨後

上起兵滁陽貞以其子曹國公文忠來見時年方十二未有知識遂牽

上衣而觀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問貞曰汝衣何乃如此藍縷耶荅曰為困於漁課之重耳故後

高廟有天下遂蠲淮西數郡漁課至今不設河泊所蓋因貞之言也

其

太祖克婺州遣掾史周德遠往衡州招廉訪使宋伯顏不花不從遂命常遇春討之九月克之宋伯顏

不花至京

太祖數之曰尔既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使遭鋒鏑鞭三十釋之後仍用為提刑按察使因問鄧福被排陷事以福不合告按察司官而坐福之罪

太祖聞之怒命執至京罵之曰尔本俘囚我宥而用之元朝徃徃屈人壞了天下今尔欲復襲舊弊即遂杖殺之

其

太祖選用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而美欲納之員外郎張耒碩諫曰熊氏已許嫁叅議楊希聖矣今欲取之於理未當

太祖怒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劓之後叅議李欽冰與希聖弄權丞相李善長奏之

太祖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譎計萬狀仍割飲冰之乳劓希聖之鼻後希聖兄揚憲任江西叅政

太祖謂憲曰尔弟王大權我故黥劓之耳熊氏則自當歸之憲叩頭曰臣弟法罪當萬死焉敢納之

太祖曰必與之熊氏遂歸希聖

其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

太祖親行初發時太史劉基諫不宜輕出

太祖不聽道經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解
兵回攻廬州三月不克偽漢主陳友諒親率高相
子戰舡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用雲梯等攻具
百道並進都督朱文政城上發擗木砲石火箭破
之僅及三月守具將盡援兵不至事甚急文政遣
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明日日出出降友諒緩其
攻至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將捨命王
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政豎城以待援至聲息到廬
州

太祖乃知之謂徐達等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
豈兵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舡蔽江而上至鄱陽
湖友諒聞援兵至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

太祖大戰

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劉基對曰我兵必勝之
不足慮也既而友諒果中流矢死漢兵盡降

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
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我進無所成
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
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

師
其

太祖克江州偽漢丞相胡廷遂平章祝宗聞之遣人齎書以南昌來降

太祖既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奉從徐達往攻武昌宗等中途叛回南昌據城以叛叅政鄧愈遁走宗執知府葉琛等官殺之及聞大軍來復棄城走江西平後

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况其地乃楚之重鎮為吾西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來降者多

非以老成莫能治之遂命姪文政為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特選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為輔佐叅謀文政到鎮招諭諸山寨頭目皆歸順好訟者皆誅之號令嚴肅遠近震恐然而荒淫無度用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為心腹專求民間美女至則留數日既而厭之投於井前後殺人甚多凡遇朝使到彼公幹輒以銀段饋之使者蔽而不言其過有按察僉事凌說新到任察其實劾奏之

太祖即取文政回京罪之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

諸人以其不肖規諫皆誅之部下行事頭目五十餘人亦皆斷其腳筋

馬太后聞而諫曰文政雖驕縱自過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嘗取建康多有戰功及豎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未幾復令文政往築荊州城事竣回京未及用復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軌歆廢之

太后又極諫曰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曲赦之庶見親親之意

太后從后言宥之後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祖暮夜與從人議有異志從人歸以告

太祖廢之及分封時乃封其孫守謙為靖江王以奉其祀

其都督朱文政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反覆不常盡發送至京

太祖曰此等心持兩端之人不殺何待盡縛而沉諸

江

其李文忠守嚴州宿娼女韓氏

太祖知之命官至杭州誅韓氏而召文忠至京師罪之

皇后諫復令文忠還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宋汝章乘機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恐不得回矣宜早為計文忠於是遣伯宗汝章潛往杭州與張氏平章通好伯宗汝章既回文忠與郎中候原善掾史聞遵道議降事聞

太祖差官刻期齎親筆家書復召文忠得書甚喜比至京

太祖大悅撫之甚厚賜以良馬白金命文忠復還嚴

州用心鎮守文忠既還謂候原善等曰我幾乎着

你等悞了此事當如何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

陛下原善曰大人饒我等性命當有箇處置但能滅此二人之口即無慮矣文忠惧乃以書付原善俾設席以疑二人使之醉令宣使俞也先押送至舡比到浪灘下文忠已令潑舍伺候於灘岸呼舡近岸曰官人再有分付言語潑舍上舡將伯宗等縛而投諸水

其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

無家也遂遣龔希魯往濠州說蕭把都及把都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家有國吾志遂矣於是經理濠城修治皇陵焉

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焚修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違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其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與劉伯溫抵背坐御舟上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太祖悟其言而更之坐未半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尚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剋日決勝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其

太祖起兵時郭氏二子惡勝已嘗陰置毒酒中欲害

之

其謀預泄二子來邀我

太祖即與階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途
太祖遽躍起跪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
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曰纔
上天說道你今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洽背下馬拱
立曰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後不敢萌害矣
其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
雲齊此

太祖吟雪竹詩也時雖未即大位然而

帝王氣象宛然見於言意之表矣

其

太祖高皇帝未登極時所押花字如安天而張弓然
其天上尖下突蓋宸翰自下而上謂之一箭定山
川云後果誅滅群雄奄有天下其兆已見於此矣
其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每夕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
奉先殿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其國初時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有鬚謗官

人沒商量之童謠無錢工役無盤纏謂當時為官者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事倍尅以備工役之資若為官不取錢則為工役之時沒盤纏也翦謗官人沒商量不可曉

其鞏昌候郭子興從

太祖高皇帝援南昌時癸卯秋七月也八月追至鄱陽彭蠡湖水勢湍急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顏色不懌親執旗四麾右師小却

上遽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子興郭英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驚顧英笑曰我得之矣即命開平王常遇春同子興等率諸將分調舡數百艘載葛蓄火以往別備走舸小舟來往如飛趨治其偽平章韓月珍舟下發火燃葛食頃風急火猛烟焰漲天敵舟大不能動悉為煨燼燒溺死者不可勝計友諒敗走鞋山進退不能旬餘復整兵來戰開平笑謂子興曰前計良是舍此何為哉復以火筏火舟聯次以進初風逆不可行少焉風回官軍鼓噪稱慶火勢火作

敵舟散走追奔数十里子興因

御舟膠沙不行急回衛之舟脫復進戰酣友諒勢迫啓蓬窓四顧親自督戰子興望見訝其有異遽開弓射之箭貫其顛及睛而死餘悉降時四方竊據偽號者雖多獨友諒兵力强大號稱巨敵至是敗上喜甚撫掌笑曰郭二兄弟一箭甚于十萬師其功何可當也復顧謂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子興後屢立大功卒益宣武追封陝國公其

太祖思慮深遠諸功臣多不能以壽終當時若郭驍騎德成者其人誠可尚也已德成性本明哲察知上意故以酒自放以終其身

上嘗一日授以某府都督懇辭不受

上变色曰朕念尔從游之久既親且舊尔兄弟皆登列侯獨尔未顯故畀是職以樂太平之世將何故辭也德成免冠泣拜曰

聖恩如天臣非草木瓦礫豈有不知但臣賦性狂愚懶慢耽酒以不識事情緩急偶位高祿重必庸臣以職務事苟不理

上殺我也人之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

則足了一生矣願卒賜我

上大喜曰卿言是矣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也即手
敕黃封百鑿金絲稱是而寵待益厚德成又嘗一
日侍宴於後苑既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殆盡
上笑曰酒風漢毛髮若此非酒之過耶德成仰首曰
臣猶厭其多欲盡剃之耳

上嘿然既醒悔懼誤觸忌諱遂盡剃其髮取僧衣按
於身狂呼唱佛不已

上乃謂妹寧妃曰前謂汝兄戲言耳乃寔為之非風
而何德成嘗見其兄弟宣武威襄征鎮四方或經
時不歸輒笑曰虛名也好聽辛苦也好受曾如我
飲中樂耶及黨禁事熾事者相連屬德成益狂蕩
不檢以功名終

其

太祖既有天下一日謂誠意伯劉基曰汝既佐朕定
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對
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謂曰
非有大故不可開後

太祖以燕王入靖內難城既破達文君開篋視之則
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日此劉伯溫教我也遂

被剝為僧而遁其泗州村民嘗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廟令江陰候吳良監造

皇堂於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

二祖焉

其

太祖欲建宮闕命劉基相地定在前湖中為一正殿
已立椿於水中矣

太祖嫌其逼前迂之少後基見而怪之問曰誰所迂
耶

上曰此朕意也基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迂都耳

果然

其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則
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
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
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自是疑心稍釋矣

其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至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月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其洪武初京城既定

上謂誠意伯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伯溫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王子蓋指

太宗而言隱語也然則當時蓋已預知太宗之必有天下矣

其

太祖未起兵時江淮間有天子氣及既克太平而金陵中亦嘗有天子氣蓋

帝王之興天地為之預發其祥如此所謂天子氣者晉天文志云內黃外赤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徃處其地亦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相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衝天云

其黔國公沐英

太祖未有皇子時養以為子後既生皇子一月間

之曰朱英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之子而誰子乎

太祖屢問而英每對如前

太祖笑曰汝乃朕養子耳汝本姓某非姓朱然今固
不令汝復性亦不令汝姓朱而賜汝姓為沐蓋易
朱字上一撇一畫為兩點而置之木字之傍則雖
姓不為朱而亦與朱姓無異也自是遂為沐英後
平雲南有功封黔國公子孫世襲焉

其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有葉伯巨者寧海臣
者寧海東倉里人也時為平遙縣分教曰今天下
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
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也
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求治
太極也用刑太頻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
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
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
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
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止朝夕異令賞
罰不准君勞於上民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
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者

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封
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易為僭亂
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
直

上大怒曰小子為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
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
其肉耳伯巨至丞相棄

上喜乃敢奏部繫刑曹問狀瘦死獄中

皇明傳信錄卷之二

其

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

馬太后嘗潛聽之如聞

上或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
曰

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冤
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長久

太祖從之決事多如律

其宋景濂孫慎為坐黨逆籍家械濂到京

太祖怒欲誅之

太后諫曰田家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
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可無師生之義况濂致仕
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濂遂得茂州安置
其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及
得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亦非建都之地後
又有言迂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其

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
卿立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迎請詢問以政事號

曰三老敬之甚厚

其

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為箭翎將士攻城時繫拖
地綿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戴闊
簷紅皮壯帽挿猛烈二小旗後地廣亦用鍍甲等
器械

其

太祖初起兵時以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次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令總兵官給榜聽於敵境遠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起給糧草供給

其

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官同守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先得廣信用潑兒周舍即沐英保兒即李文忠也

其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不許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如有過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留在京城聽其於外娶妾

其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太祖曰我欲除貪官污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着為令

其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

紅褙膊足穿帶毛猪皮靴行則在街兩傍不許穿華麗衣服專用應天府典吏王迪管理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收寄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覆移武定橋等處

其

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用紅色頭目馬用大黑蒼罕大黑纛頭以壯軍威

其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為民之累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皆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雇用不許擅役入良民勞其筋骨妨奪民情願受雇者聽

其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為執法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所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其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

書大海留在帳下

太祖親征婺州遇蘭溪大海以月庭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爾師何人月庭曰龍
游來得明精於天文臣實師之及克婺州立觀星
樓與月庭夜嘗登樓仰觀星象因令月庭長髮娶
妻待之甚厚後得處州劉基江西鐵冠亦善天文
月庭與之議論不合嘗有犯上之言

太祖怒發州安置後叅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遣校
尉就和州杖殺之

其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
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
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拘之耳煥懇之再三乃
釋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其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自食不支官糧

太祖令居於聚寶門外南街仍為置立牌樓號其街
曰宰相街後因為事乃毀之溥蓋陳氏偽平章也
其方國珍既獻温台處三郡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養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

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及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名彼則無名罪我况為元朝亂首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大職名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不須多發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國珍願領弟兄赴京聽命止國珍一身不仕以報元朝之恩德也

太祖知其心持二端曰待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

其

太祖命徐達征西於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戶十餘人達皆誅之獨械胡德濟聽

太祖自處之至潼關

太祖有敕曰胡德濟固無功然前守新城頗著功效可宥之仍於徐達處聽調達班之德濟至京後為陝西都指揮使有病

太祖命醫治之不痊而死

其安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地雙刀趙普勝據守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墨先鋒領兵水陸並進

船至樅陽普勝先於水中暗以鍊索橫截柁櫓不行墨先鋒及所部將士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陳友諒陷太平殺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變悞執普勝往江州誅之別留軍守安慶

太祖命之克僉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慶伯仲與程八出走直至龍江知府譚必秀亦走中途聞寇退兵乃還事聞

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而走知府雖亦走然寇退復能入城安民可將伯仲等照失陷城池律誅之常遇春諫曰伯仲等係渡江舊人乞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戒後人各給弓絃一條令其自縊而死

其

太祖以按察僉事喜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課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抽分官馬合謀詣富樂院宿娼事露

太祖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一半發滁州守門一半發辰州叅軍處隨軍其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馬軍三百與陸叅政某出
哨濟寧以驚中原賜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撥歌
妓十餘人以有觴國珍令妓婦脫出皂冠皂褶子
穿華麗衣服與之混坐

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房妓婦
剗去鼻尖國珍言死則死耳何得與賤人同鎖

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別貴賤之令故以此等賤人辱
之鞭之數之發瓜洲為壩夫又乃釋之

其張士德即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主士
德被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肖

戰日以子女玉帛奢侈為心又左丞相徐議嘗讒
謗椿椿守淮安遣使奉書欲歸我

太祖士誠聞之怒執椿到蘇州誅之士信惟務酒色
到浙省從丞相昝失帖木兒於嘉興自為丞相奪
其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州用王敬
夫葉得新蔡彥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凡事頗自
專恣

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
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
德史椿皆死惟恃第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

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
西風起乾驚丙午二月

太祖命徐達國蘇州士信守閭門中砲死城破械張
士誠同王蔡葉三人到京

太祖皆縊殺之及獲原叛降人王合剌不花徐大舍
單同僉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不誅何待皆明正典刑
其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
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

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其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
少田地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
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新牛穀種
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
監丞某督之

其京城自夏及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
下人以致天旱遂建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

京命緝於馬房乃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
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日出征陣亡病故
軍妻數萬人入寡婦營房住陰氣鬱結二日工役
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日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
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從還鄉里依親工役
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後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
駕舡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
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

係舊人宜盡用之

其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額進表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額為高麗國王其相李仁人及子

李成桂凡弒王禡王昌王瑤王奭四主而自立貢

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旦
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鞍等物發還李旦追要鄭集旦懼以

鄭集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通界亦不許商賈交易永遠絕之
其金華歲貢香米二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為袋盛貯封固進呈今後作秋糧一体送納官倉不得歲貢勞民

其

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孫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違者處以重罪

其

太祖用陳寧為廣德知府歲旱百姓告災事聞太祖不允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饑色若要稅糧民必逃移蘇州游食是與張士誠益民也
太祖曰尔好大膽敢如此言允之

其

太祖嘗使人察聽在京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僧俱投於水
其

太祖克婺州於南城上豎立大旗於上寫一對云山
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

其藍玉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
發

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沮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
引盡行沒官

其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
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使
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隸出

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
吏不及於牧民何有及至嚴州見李文忠曰隸輩
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
陞南昌通判調高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
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
糧何出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止問養蚕種田官吏
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此還懷慶未文蘇州府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赴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為河南布政司左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文不見尔老矣我亦髮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其汪廣洋罷相被貶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有妾某不忍廣洋獨死亦同死焉

太祖後訪得此婦係沒官渾知縣之女怒曰凡罪人之婦女止配功臣之奴不曾與文官因勅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者皆處以重罪

其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無伸令今被務要年終來朝考其

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贓官贓吏不拿体察
得出處以重罪

其浮梁偽院判于光來降及回

太祖待之甚厚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賜之建昌偽
平章王溥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其街曰宰相街以
寵之江西偽丞相胡廷遂以南昌降

太祖拜其母以安之

其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各錢糧軍需
段疋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

發

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
政司敢用空印紙項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
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其陳養吾為某省僉事嘗作詩云城南有嫠婦夜
夜哭征夫

太祖聞之怒縛而沉之於江

其陳友諒犯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弒徐壽輝自立
為帝建都江州辛丑六月遣偽平章李明道領兵
五萬圍我廣信胡大海率兵救援殺敗賊衆就陣

擒獲李明道及部帥王漢二等一十八名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降明道至京

太祖大喜即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之虛實以明道為向導

太祖親率舟師先平安慶友諒聞之棄江州退居武昌

太祖克江州俾明道往南昌說胡廷遂廷遂遣人賫書降壬寅五月

太祖至南昌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川等郡皆降惟熊天瑞據贛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江

西悉平

其乙未年

太祖領兵出哨失身於敵之帥首而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彼此欲相易和解然未有先發者徐達挺身往敵所代

太祖敵遂縱

太祖歸而

太祖亦即敵帥縱之

其李保兒於甲午年見

太祖於滁州乃

太祖之甥也

太祖喜甚為改名文忠擇師教之

太祖察知其可任大事當習之馬上遂以舍人領兵其常遇春原在郡盜劉聚部下聞

太祖駐兵和州領衆十人棄聚來歸

太祖曰尔之來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尔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太祖曰尔姑從我渡江候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太祖先抵采石元兵陣於磯上猝難登岸遇春乘快船繼至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挺身先登遂援采石

其

太祖之定鼎金陵盖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

太祖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大義以收人心天

下不難定也

上大笑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

六月

太祖帥帥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之父老
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
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
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

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專侍謀
議安至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二公蓋亦開國之功臣云
其太平府不惹菴

太祖既渡江嘗徵行題詩於壁後有天下聞此詩已
為菴僧所洗矣有旨鑰僧至京師欲殺之既廷見
上問僧曰朕昔日嘗題詩菴中今尚在乎曰

陛下之詩已不在獨臣於御製後謹成四句今在也
太祖曰汝詩云何僧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

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太祖笑而釋之

其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
下結網中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中也用以裹
之頭上則萬髮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中道士
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其取網中十三項頒於十
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中至今遂為定
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其江浦義門鄭氏門前綽楔扁云天下第一家
太祖聞而惡之命逮其家長某至京及廷見問曰汝
何為天下第一家也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
本府知府以為可以激勸風俗遂為起蓋牌坊而
書之扁上者如此然寔非臣所敢當也

上曰汝家食指若干人曰一千有奇曰以千餘人而
同居共爨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命之出
馬太后時在壁後聞之謂

太祖曰

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今鄭某家有千餘人

使

其舉事顧不易於我耶

太祖曰汝言亦大有理即命中貴人復召入問曰汝之合族亦有道乎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

太祖大笑時適河南進香水梨遂以二枚賜之某以雙手繫梨於首趨出

太祖命一校尉尾而睨之某至家召其族人置兩缸水於堂上杵梨投缸中攪之合族分飲既畢向北叩首而謝中使還報

上大喜遂不破其家

二卷終

皇明傳信錄卷之三

其我

太祖既渡江有太平嘗微行至不惹菴謂其僧曰我欲借宿禪房一宵可相容否僧許之然數問爵里名姓

太祖不應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老僧不識山河主只管區區問姓名僧見太詩駭汗俯伏稱萬歲

太祖不顧而去

其

太祖未登極時嘗於某處與元軍相拒敗績有二將乘馬追之

太祖區於漁舟中漁人之婦遂以雞血泌裙為產婦坐於舟尾二人追至岸上問曰曾見一偉人過否漁人詐曰去已遠矣其一人不信下馬欲搜船中及見漁婦衣上有血以為不吉遂登岸勒馬而去太祖因得無患焉後有天下漁人獲封上爵或曰即蔡國公也

其
太祖初得天下交趾進兩女子其艷麗之容縫綉之

工婉順之姓六宮之內無雙焉

太祖受之既數年復以二女子來進

太祖怒曰彼夷王將謂朕為天子惟事聲色之樂而全不理萬幾也即并以前所進者還之且命其使者曰四人猶女體也歸宜嫁之蓋弘治十一年吾兄厚齋先生以司經局洗馬兼侍講賜一品服使交趾封王其偽學士某為厚齋言之如此

其解學士縉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

皇帝封事喋喋數千言皆忠告也其中所言如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

隸以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跪曲膝於進
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
以長孝行勵節義也此一事其弊至今猶存惜無
有為朝廷復言而禁之者縉又嘗代虞部郎中王
國用論韓國公李善長寃事狀亦甚剴切但不知
國用幸不見誅徐當考之
其解縉茂辰上書

太祖其中有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輕重建不為君
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

用之如泥沙而葉居升

即伯

因某年五星紊度日

月相形上萬言書其中亦云古之為士者以登仕
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
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供役為必獲之
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招掖務無遺逸有司催促上道如補重
囚比到京師其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者或非其
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
干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供役之科所謂取之盡
錙銖用之如泥沙二人所言皆同然葉見誅而解

獲免盖有幸不幸也

太祖一日午御奉天殿

太宗建文侍焉因指立仗馬出一對予命之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洒羊毛一片氈

太祖甚怒

太宗對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太祖甚喜盖當是時

太祖已預知建文必亂天下

太宗之必有天下矣但念已為荊業之君當以正法示後故不得已以天下傳之建文寧使建文他日

自失之

太宗自得之不可自我而壞正法此或我言與士燮
太祖之深意也

其

太祖命馮國勝圖高郵偽僉院俞某開門詐降國勝不疑輒令指揮康泰等數百人入城俞某於城樓上急放下開板閉其門盡殺之

太祖聞之召國勝回決以大杖數十令其步走高郵復攻之國勝怒甚至則四門齊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其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甘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來戰達追元帥王玉等應之士德戰敗策馬走玉令其子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以士德為謀主其人有志勇既為我擒張氏之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甚愛之令士誠歲貢糧十萬石布十萬疋永盟信就以廖同太貪易士德

太祖不從士德以為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與士誠令降元朝以為之助士德不食而死

其魏國公徐達背疽初愈

太祖召至賜食有馬肉焉魏國公不甯食太祖曰朕聞卿瘡愈甚喜故殺此百金之馬以與卿食而卿乃不為朕一舉筋也魏國公不得已食之既歸背疽復發而死

太祖之待魏國公恩禮甚厚初未嘗有意於毒之蓋第知殺駿馬以食功臣之為惠而不知馬肉之為瘡害故也

其南京朝廷所居偏於城之東隅六朝時則在今城之中央內橋即其地也

其張士誠以厚幣招揚廉夫甚急廉夫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廉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間士誠聞之嘿然遂不強留其後廉夫歸于我朝未幾而卒

其徐武寧王達帥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嚴肅凡軍人取民物者必斬之遂誣一軍人強食其麵蓋冀其以財賂之而求免也事聞帳下武寧雖知其誣而此人堅執愈甚剖復視之果無所有遂殺貨食者如被誣軍人之刑

其高季迪先生蘇州吳邑人也能文章尤善於詩一夕夢有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又為之言曰尔必見殺於此人先生疑之後凡姓蘇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某嫌府治居於衛之右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遂迂於張士誠故址之上衛官惡之誣奏太守欲復王業

太祖召至京斬之先生因為太守作上梁文亦棄市嗚呼異哉夢乎

其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也即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

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
與女以侍中擲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
粧資且謝負納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其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哩嚩嘛哈奉
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哩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
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笏
新酒金刀繪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而貫之

其蘇常之田有畝稅七斗三升者蓋因其初江陰
候照人家稅額以起科故其重如此厥後百姓病
焉洪武間蘇州太守金某上章乞減之

上怒其不為國生財執至京腰斬之至宣德間况鍾
來為太守與巡侍郎周公悅復為陳奏

宣廟允焉然而蘇州之田今尚有畝納糧六七斗者
不知何也凡巡撫於其地有志欲蘇民困者當復
焉

今上言之

其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
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人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乎亦任汝然去髮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其古岡黎先生名貞號林坡國初名儒也常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黑馬某與馬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不與馬之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危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為之墮泪而罷宴

其釋來復見必

太祖聞其賢詔侍臣取其詩文而覽之特褒美弗置嘗承詔賜食謝詩云琪園花雨曉炊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分雉尾座中紅蒂動龍光金盤蘇合來硃域王盜醜醜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反朱耶又言無德誦唐謂朕無德則雖欲以唐陶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誦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王筋雙垂圓寂於舟塹之下盖已得道而成佛也見心嘗為給

事中南海王時舉賦聽雨軒詩云掛冠羸得賦閒
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書後曉鳴荷艾
酒醒初打窓暝挾江湖急入座寒魚地籟虛曾憶
候朝天上去五更泥滑出無驢又有送李宗廣歸
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閔頭買去航明
日相思望南斗江流不盡楚天長太平身退更何
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
醉羅浮聞說高侯膽氣降校詩多在白雲窓秋來
柳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鸚鵡杯深泛紫霞
風涼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徧東園豆蔻
花其詩穠麗而演逸整暇而森嚴今有蒲菴集行
於世

其羅復仁吉水人國初時為編修後乞致仕

太祖賜以布衣而題其裙曰 雖粗率忠直可喜賜
此布衣放歸田里

其今南京之紫金山

太祖陵寢所在常有雲務復之或青或紫或黃一日
之間屢變其色昔漢高祖隱碁碭山其上帝有五
色雲呂后常求得之蓋帝王所在必奇異初無間
於崩存也

其

太祖嘗一日讀孟子恠其與時君言多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活耶時將丁祭遂命禮官勿以孟子配饗先聖明日欽天監奏昨夜文星暗

上笑曰此必因朕欲去孟軻配饗孔子故耳即命復之是夜文星復明

其花雲者懷遠人也癸巳仗劍謁

太祖於臨濠命之宿衛嘗在左右丙申立行樞密院於太平以雲為判庚子之夏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入圍太平城陷被執死之其妻郜氏生一子煒甫

三歲郜以其夫城陷身亡遂投水而死侍而孫氏遂收郜氏屍埋之抱煒欲逃他所復過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而被害以簪珥囑漁家姬鞠之曰此而良宜蓋是年冬王師代偽漢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閭漁出竊負以逃宿陶冴中明日出江澹儻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粹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啖兒凡七月不死忽夜半聞入語聲乎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上所

上聞雲兒即呼入見孫氏抱泣見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花雲兒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愚謂江中無長流之木自古無冬實之蓮渚中非人居之處孫氏與兒所附之木神木也所啗之蓮也所遇之老父神人也蓋花雲為國而死郤氏為夫而死是故天之所與而不忍其後無者而孫氏受主母之託流離瑣屑瀕九死以全其孤是亦天之所與而不忍死之者也然則孫與熹之為神呵護而得以不殞其生有由然哉

然哉

其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駐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蒼香片雲片雨度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膚藻豪宕英邁有如此怎生不做

皇帝

其京南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我

太祖高皇帝陵寢在焉塋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石龜頸長類寸首足口目皆具今藏之大廟久晴而復下有水則雨久雨而復下有水則晴其異如此

其南京歷代帝王廟每年一祀每祀帝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予與君不階尺土一民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此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其金華浦江鄭濂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濂傳十有一世矣家以田賦多推擇為糧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訴其家與權臣過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復其家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吾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案牘而尽以所貨金歸鄭氏且問濂治家所以長人之道

上大喜當是時浙江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覆其宗而濂家数千措特完

其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二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日夕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士誠以盡物覆街巷了無所覩有

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
擊其尾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
開

其王佐號雪蓬五羊人國初給事中博學工詞章
與孫先生蕢齊名予少時嘗有其文集二三冊今
失之矣然尚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應制賦朱
承旨黃馬歌云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
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北壯驪黃
色俱別黃帕輕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為勒玉堂

學士真士老日日趨朝侍 紫宸承恩特賜飛黃
馬騎出天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四尺騰騰
若星駛况拜親題

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

君思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
筆直書耀古題聰損圖云十年湖海倦飄零曷曷
啼猿到處聽夜雨扁舟巫峽岸西風足馬冷泉亭
生涯自笑今無定圖畫渾疑所昔經回首章堂歸
未得移書為謝北山靈秋江晚泊云江水攸攸行
路長鴈聲啼月有微霜十年來徃渾無定莫更逢

人問故鄉秋風簌簌動霜林江上新亭思不禁
日碧波天渺可堪腸斷更聞砧其詩之所存者如
此嘗鼎一腐知味者有遺憾焉
其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
豫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泪痕所污塑工
頻加修飾越宿輒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
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
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僂但驅還漠北而已則
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禮也汝復何恨即宜自
寬釋母在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奏世祖面上
無泪矣

其國初用人之途甚廣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
山主僧

上親選拜官寵之甚厚時有按察副使張孟兼自負
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屢凌轢之後竟致印
上書告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

上大怒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擊垂
將死論棄市謂印曰吾除尔害矣善為之方孝孺

論之以為孟兼中突無險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
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
以奉之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信斯言也則
孟兼之死雖若有可哀者然亦有以自取也夫
其南京槐青街有逍遙樓蓋國初時所建嘗令校
尉領事但城中有彈琵琶箏絃吹簫笛蹴鞠閉鷄
走馬圍棋賭博語凡三五人聚立而私語者皆捕
置樓上樓下有一井僅容嬰朝夕無食但汲水飲
至三日未有不死者

其國初時顧祿為宮詞有以為言者朝廷欲之治
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時初出
亟欲人行之故也

其今南京國子監生一日三次陞堂將陞堂時隸
卒搖鈴巡號呼云老官陞堂蓋因國初時

聖祖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服而試之問
馬太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

太后笑荅曰似一箇老官也故今監中隸卒稱監生
為老官本此

其陶安知饒州

聖祖賜以賜 匡廬石穴甚濟濟水恠無端盈彭蠡

鱷魚因朝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未幾以為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為江西叅政而卒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家被寵眷終始不衰如此視諸宋濂其幸與不幸之間相去遠矣

其韓成者虹縣五都人癸卯四月偽漢陳友諒聲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急七月從

太祖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復一戰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群將計無所出

上方設竒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死

太祖念成不置命中書省議所以報之者於是中書省并以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遂封成為首功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使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臣謂成之此舉與紀信同自漢至今僅兩見之其真所謂殺身成仁者矣

其岐陽王李武靖公文忠

太祖之甥也

太祖嘗命文忠同往達復征迤北軍還失故道乏水
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瓜忽
所來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夫水脈所
在豈惟馬不能知雖人亦不能知蓋惟鬼神能知
之然亦不能明以告人故假馬足以跑此地耳文
忠亦有文學其平沙漠表頗嘉謹錄於此日月麗
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郡生荷復載
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奮揚而妖氣頓

息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粵申命之
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為國拯生民之墊溺救
亂世之勳勦天運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
凡有氣血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
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
乃鞠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
之寄慙無贊書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
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芻度閔而興和之師即
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屢劔進開平而乘破竹

之勢克應昌而奮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
人俱獲金匱玉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播於
遐荒胡連竟終於此日凡茲勛業之建豈因臣下
之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遠成
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
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攸久
其濮昌者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
欲降之真怒焉而

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
志邁雄師時貞子璵甫生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
涼侯年方幼因趨朝為多士蹋傷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與冠上每朝使人知所
遜避噫

祖宗之愛惜死事之臣而眷顧其後人也如此

其大將軍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
冒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
中蝼蟻竟何逃大標銅柱來歸日庭院春深聽百
勞此蓋

聖祖命都督僉事揚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雄

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其丙申五月

太祖破陳兆先營於方山擒兆先盡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之麾下五百人者多疑俱不安上覺其意是夕悉令入衛環

上而寢并舊人于外帳前悉無兵士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

上解甲酣寢達旦於是疑惧者始安昔漢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

聖祖之於光武盖異世而同符也

其

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文逃之杭州

太祖曰林思舊主既去勿追後有廣西省平章廖永忠克廣西者林降既至京

太祖集百官數之曰尔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尔罪復尔職乃背我而逃我以尔為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一死不死來降不忠之人留之何用遂斬之

其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

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太祖嘗犒軍萬三次代出犒銀
上曰朕百萬軍汝能偏濟之乎對曰每一軍人臣請犒以白金壹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然朕自辦之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柰何以無罪殺之救之甚切遂不得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其婿余十舍亦流子潮州門今二家子孫尚富

但遠不及萬三時云

其我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以南臺待御史秦元之之薦

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
車駕幸其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之計先心竭心摠誠多所獻替命為翰林學士者再皆固辭嘗奉秘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

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辭聞遘病

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

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

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文必賜宴

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

以過被譴者率為解釋

上亮其誠未嘗為忤數欲之曰卿老不欲任有子可

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

致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侍之後亞子勛戚

蓋春秋七十有三卒于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

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命賜塋鍾山

原嗚呼若遇者其誠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

歟其牛首山去留都四十里舊屬江寧

太祖嘗行馬見城外諸山皆朝拱京師而此山獨不

上怒杖六十命屬宣州不許內屬江寧

其南京六部各司皆有部吏與諸該吏次第宿部

巡風因

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扁蓋將以察其

警夜者之勤怠也一都覺而進之

太祖投扁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免六部都吏巡風至
今以為定例



